

思念老屋

老屋,坐落在我们老家通辽市科左后旗常胜镇喇嘛虎喀的村东头。是三间土房,北面靠土山,长满好多蒿草;西边是一片树林子,杂有大叶杨与柳树;南面是一片开阔地,是大片的良田;东面早有人家居住,家与家离得很远。

老屋,是1970年经我手盖的。那时大哥22岁,在呼和浩特市当兵,不在家。当时我19岁,在生产队务农,任第一生产小队会计。三弟刚刚9岁,老弟还没有出生。5个姊妹年龄不等,还不拿事。

老屋,打墙的土是从生产队牛圈南的甸子上拉来的黑土。抹房盖的碱土,是从辽宁太平庄的碱甸子上拉来的。房木除了原来后街旧房的两间杨木外,我在甘旗卡买了6根松木檩子,是托我的亲戚马世元,在旗物资局弄的木材票,生产队王大把用马车从甘旗卡木材厂拉回来的。房薄就用高粱秆子打的帘子,然后上边铺的草。搭炕的坯,也是在生产队牛圈东一带脱的。土活都是生产队社员帮的工,木工是二妈的一个辽宁亲戚姓陈。“脱坯打墙,活见阎王”。意思是这种活太累,得



吃点好的。那个年代,那时的条件,只能吃点黏豆包荤油(也就是猪油)蘸红糖,猪肉炖酸菜粉,喝点像样的茶水,那就是不错的人家了。那时,似乎没有喝酒的习惯,因为喝酒是耽误活计的。

老屋盖成后,除了大哥,家里人一直居住在里面。后来,我们兄弟姐妹9个,陆续成家都走了,只有父亲母亲长期居住。老屋的窗户是用纸糊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日晒。1991年,我在城里盖了3间瓦房,把原来的两间旧土房的玻璃窗给老屋换上了。改革开放以后,辽宁太平庄的碱土也不让拉了,由于时间久远,老屋的屋顶漏得厉害,父亲母

亲就让我在本村的子女,用油毡纸水泥河砂抹上了,由于太重,再加外高里低,墙根也瘦了,土墙承受不了,土墙都有点坍塌了。

2009年正月十三,父亲突然离去,母亲去老弟那生活,从此,老屋再也没人住了。我几次回老家,看老屋屋顶长满了蒿草,有一米多高,院子里也不知谁种了蔬菜,看上去心里好酸好酸,眼泪到了眼圈儿打了好几个转儿,又被逼了回去。

2012年,三弟把老屋推倒了,重新又盖起了3间小瓦房,从此,院子里又有了新的生机。可惜,父亲走那五年,母亲整天以泪洗面。2014年11月12日早晨,母亲也离

开我们。在城里的大哥和我,再也吃不到父亲母亲蒸的黏豆包,再也吃不到父亲母亲做的猪肘子,再也吃不到父亲母亲腌的咸鸡蛋、咸鸭蛋和咸鹅蛋,再也吃不到父亲母亲种的小米、苏子和芝麻,也摘不到院子里的桃儿、杏儿、西瓜、西红柿……

老屋,从1970年建起,到2012年倒掉,42年的历史,它经历过雨雪风霜。那里曾经有过一家人欢聚的快乐,也曾经有过一家人离散的泪河。

牵挂就是一种拉长的思念。老屋,我想念你,连同它的主人——我亲爱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

文/白守双

妹妹玉英

母亲42岁生的妹妹,起名玉英,奶水少,靠小米汤、面糊喂养,这成了爷爷每天做的事。

妹妹两岁多了,伶牙俐齿,讨人喜欢。四姨更是羡慕又“嫉妒”,“三姐(母亲老三)多有福,老来有‘小棉袄’了”,是她常挂嘴边的话。

该走路了,妹妹还不能站立,一家人不安起来。一天,乡村医生来到家里,看后说缺钙,走时留了些钙片。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早饭后,妹妹忽然站了起来,向前挪了几步。“快看,玉英会走了”,我看到后惊叫了起来,一家人高兴不已,那时妹妹3岁。看来是钙片起了作用。

没几年妹妹上学了,不爱学习,两年后辍学。

母亲勤快能干,放心不下别人,家务活几乎全包,所以妹妹很少动手。巧母拙女,勤父懒儿,所以除了嘴巴好,妹妹其他长处不多,显得拙手笨脚。经常与年龄

相仿的外甥女一起,一会嘻嘻哈哈如胶似漆,一会叽叽喳喳争吵不休。

长大了,参加一些农业社夏锄秋收的劳动,还干些帮耩、帮犁的活儿,就是给耩犁把手牵引牲畜,重活干的很少。

妹妹十六七岁时,按当时风俗,父亲托人找对象订了婚,男方的父母,父亲知根打底,可妹妹并不满意,整天心事重重。一次到四姨家,看上了该村的王忠文。经过姨姐等人的撮合,退掉了原来的婚事,与忠文终成眷属。弱女子违抗父命自找对象,首开村里先河。妹妹婚礼十分简单,自家人及少数亲戚吃了顿糕。婚后母亲放心不下,每次到女儿家,就忙里忙外。

改革开放后,夫妻俩带着一双儿女在城市打工,妹妹在建筑工地筛沙子、搬砖头。一家人挤在租来的房子里,除去日常开销,落不下余钱。城市里打了5年工,八十年代后期,全家搬迁到卓

资县阳坡村居住。

妹妹有什么变化,日子过得怎样?多年来虽偶有书信来往,毕竟不是亲眼所见。本世纪初的一年7月,我与姐弟等人去看望,那天到她家已是晚上9点多了,她做好了馅饼、骨头等着。比约定晚去了几天,她担心我们不去,一直电话催促。此时妹妹有了手机不久。

村子靠坡而建,一条柏油马路穿过村中,村前是条季节性河。河那边是大片的庄稼地,很平坦。高大的树木、旺盛的庄稼,满眼绿色,很美。

妹妹家在村西头,一个约一亩大的四合院,两扇对开大门把院子与外界隔开。院里一口水井,供人畜饮用。院子北头是正房,东南和西侧有几间凉房存放食物、燃料等,新盖的两间砖瓦房坐落在院子南面,靠东南是羊圈。院子布局较整齐,也较干净。

种了近20亩地,其中水地11亩。有70多只羊,还养

了鸡狗猫。喂的猪,过年宰杀后给住在呼和浩特市子女带去。妹夫放牧,田里的活基本是妹妹料理,早春汇地,接下来播种、夏锄、秋收等。地里忙完,回家后再急急忙忙做饭洗涮,喂养禽畜等。农忙时,累得筋疲力尽,晚上11点睡觉是常事。

大田作物结束后,磨粉子、照料羊羔等家务,也轻松不了多少。有两年,当猪长到200来斤时患病而死,妹妹气得吃不下睡不好,索性有两年没有喂猪。

日子磕磕夫妻争吵、面对困难落泪彷徨,但最终没有退缩。环境改变人,压力锻炼人,生活的磨砺使她成熟。先后给儿女成了家,现在农田活家务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干起来也得得心应手。做的一手好莜面,特别是推窝窝、搓徐徐。

妹妹今年62岁,又添了2头牛,生活平淡而充实,散发着热气。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亦释然。文/王俊

特殊的红娘

但凡结为伉俪的青年男女,一般都有一位保媒牵线的热心红娘,我当年与老伴的结合也不例外,不过我俩的红娘却很特殊。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呼和浩特市教职工代表大会宣传部工作。当时传递和散发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手工刻印的。先把蜡纸铺在有纵横细纹的钢板上,再用铁笔刻写好,然后用手推油印机印制而成。我很擅长这项工作,不但字刻写得工整,印的清晰,而且还掌握了排版的技巧和套印技术,很受宣传部负责人的赏识和夸奖。

后来我所在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当时叫“东风区”)东门外小学,要办一份油印小报,为此我将我从宣传部调回学校担任小报的主编,派给我的助手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该校不久的一位年轻女教师。

我们的印刷厂在一间小平房里因陋就简的开张了,然而学校的刻印设备实在太差了,我凭着脸面向宣传部借来了钢板铁笔和油印机,并对那位与我关系很“铁”的负责人说,我的这种“借”纯属肉包子打狗,他同意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大方应诺。东西拿来学校,校领导和我的助手都夸我有本事,人缘关系好,从而增强了动力和信心,我俩把小报办好的劲头更足了。

我们的小报每周出一期,每期都是4开纸两面刻印,共4个版面。定稿后交上级审阅,然后排版刻写,我能做到笔体各异,纵横兼有,标题明朗,主题突出。又经助手认真校对,绝无丢字落字的现象。每期的报头设计力求新颖,绝不重样。有时候我也在小报上刻印上自己写的小品和诗歌,颇受助手的赞赏。印好后发到老师们手中都啧啧称赞。我和助手还得当“投递员”把每期的小报送给新城区所辖的十几所小学,每校送去3份。听着助手送报回来向我说起外校老师对小报的赞扬,以及她对我俩办报高兴心情的表达,我心里美滋滋的,进而加深了我对她的好感。但我知道,在她对我的夸奖和称赞声中还没有我所期盼的那种成分,因此我必须发挥油印机的作用来促使那种成分的萌生。

接下来我对办小报更是精益求精,对助手在校对中指出的问题都尊为“谕旨”,先是聆听她指出的理由及其修改的意见,而后再共同切磋,直到修改的俩人都满意为止,从而增强了语言交流和相互的信任感。尤其印小报时,我站着推油滚子,她坐着为我翻纸,我以保质保量为推的缓慢而稳重,以此延长“自然约会”的时间。与她边印边聊,从各自的家境到彼此的经历,从俩人的爱好到未来的向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使我盼望的那种成分在萌生后又得到茁壮成长。我那没有任何虚荣做作的言谈举止,终于唤起了助手的爱意,于是在油印机面前犹如出现了属于我俩的蓝天祥云,芳草和鲜花。她的爱意不因我只有37元的月工资而减热,也不因我家庭成分的不佳而降温,这使我非常感激。1970年冬季,我俩终于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一直温暖幸福,如同吃着甘蔗上高山——步步登高节节甜。

如今,那套刻写油印的工具早就退役了,我俩那位特殊的红娘——手推油印机的归宿也不得而知,然而我俩当年办的小报至今还珍藏着,共41期,每当我们翻阅起来,都会引起许多甜蜜的回。文/张锡范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奔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同时,为了方便发放稿费,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

Email: bfxbcyws@163.com